



稻作文化深入人心，神话、传说、山歌、岩画，记录的是中国人对水稻的信仰、对水稻的沉迷——民以食为天，稻子就是我们的天。

交通路线由商人和农民传到印度，通过杂交在恒河流域转变为籼稻，最后再传回中国南方。而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的韩斌课题组运用DNA测序技术，亦于2012年在英国《自然》杂志发表题为《水稻全基因组遗传变异图谱的构建及驯化起源》的论文，其结论是：“分布于广西的普通野生稻与栽培稻是最近的亲缘关系，表明广西西江流域更有可能是最初的驯化地点。”

长江也好，西江也罢，大局已定——反正都在中国，反正中国才是稻作原乡。我们有金黄的稻穗；有与金黄稻穗相关的各种节日，如芒那节、农具节、捉蚂蚱节、巡田坝节、开秧节；有与金黄稻穗相关的各种风物，如稻神山、骆越大石铲、铜鼓；有与金黄稻穗相关的各种工程，如雒田、梯田以及铜鼓陂……稻作文化深入人心，神话、传说、山歌、岩画，记录的是中国人对水稻的信仰、对水稻的沉迷——民以食为天，稻子就是我们的天。

以中国为圆心，稻作文化辐射全东亚，君主们纷纷将稻米看成神圣之物。比如，我国的稻作文化传入日本后，不仅改变了日本人的饮食生活、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，也在日本的土地上生发出新的特征——巩固律令制国家的统治。天皇极力推崇稻作文化，将稻作祭祀上升到国家礼仪的层面，稻米类神饌也是祭祀供桌上的主角。

时移世易，旧往的庄重仪式早已失却了神秘莫测的奇幻光彩。但是，人们对“风调雨顺、稻谷满仓，庆贺丰收，家家圆满”的美好企盼，永久流传——毕竟，稻米依旧是哺育我们的“母亲”，

河姆渡镇的粮农趁着间隔的晴朗天气，忙着抢收田间晚稻。



依旧是乡土风光、农耕文明存在感最强的守护者。

至味清欢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南方人与北方人对待稻米“亲疏有别”的态度，还被学者结合史料，分析出了食物的阶级性。

孔子曰：“食夫稻，衣夫锦，于女安乎？”可见，在北方，“非婚丧节令，恒不轻用”的稻米，是食中上品，故饭稻衣帛者，皆系富贵阶层。不过，另一方面，固有的风俗习惯，加上囿于消费能力，导致多数北方的普通人“不好食稻”。当然，如果你是一位资深的“中华饭桶”，你总能找到办法慰藉自己的痴心一片——宋元明清时期，大量食用稻米长大的南方籍士人经由科举来到北方做官，遂积极倡导“来来来，让水稻在北地开花结果吧”。随便举几个例子：在定州推广水稻种植，并传授秧歌的苏轼是眉州人；奉使镇定，与当地统帅薛师政议论将海子开垦为稻田的沈括是钱塘人；江西临川人王安石，任职宰相期间，把以发展水稻种植为主要目标之一的农田水利，作为其主导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；尔后，虞集、徐贞明、汪应蛟和朱轼等，哪个不是来自南方的“饭”圈高人？

南人何以偏宠稻米？在此，身为南方人的记者，觉得自己有资格发言。首先，稻米好吃，引诱“覬觐”。脱壳研磨后，它的外观赏心悦目，仿佛无瑕的水晶、珍珠，满掬一捧凑于鼻尖，性微凉的芬芳。粳米的香气，又与籼米、糯米的不甚相同，后者略“厚重”，而前者是轻盈散逸的，于无声无息中，悄悄掌控了你的嗅觉器官。做饭前，务必注意淘洗的次数、水质水量水温、蒸煮器皿及时长——此间原理，参考美人“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；著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赤”，绝对要拿捏好分寸。进餐时，不妨充分发挥饕餮贪最后一口玉粒金莼、酒鬼贪最后一滴杯中残液的精神，细细咀嚼、慢慢吞咽，誓让馥郁甘甜随灵舌起舞，伴胃肠同乐，方不负人间至味清欢。

其次，糙米富有营养。《名医别录》称糙米能益气、止渴、止泄，《食疗本草》言糙米有止痢、补中益气、坚筋骨、和血